



工人创作丛书

新来的厂长

林 蒙 著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目 次

新来的厂长.....	1
冬夜.....	7
在鉄水奔流的日子里.....	22
老头子.....	42
車間里的一天.....	50
四月間.....	55

新来的厂长

喧鬧的車間里，機器正有節奏地高唱着凱歌。橋式行車吊着龐大的部件忙碌地來回走動。增強了車間里緊張熱烈的气氛。

老馬師傅已經把八模拉絲機里的一根主軸，配上了牙齒；正想把放在地上的蓋子合到牙箱上去。他使勁地擲了几下，怎么也擲不動它，反而弄得兩顆黃豆大的汗珠，簌簌地從臉上淌下來。他想讓行車來吊一下，可是行車也沒有空，正在吊一只笨重活；那女司機對老馬調皮的霎了霎眼睛，晃了晃她的小腦袋，意思在說：“你沒有看見，我的伙伴不正忙得滴溜轉嗎？”老馬知道這條路沒有希望，只得咬了咬牙關，又去擲蓋子。他費了九牛二虎之力，才算把蓋子的一頭抬了起來；而另一頭呢？却好像生在地上一樣，半点儿也動彈不得。他正在焦急萬分的

时候，忽然一个“陌生面孔”搶步上前，二話不說地幫着他把蓋子的另一頭抬了起來。平穩穩地合到牙箱上去了。

老馬這才舒了口氣，趕忙向那位拔刀相助的“陌生面孔”點頭打招呼。這時，他才看清對方是個三十開外的中年人。他身穿著一套有點褪色但很乾淨的藍卡其人民裝。兩條濃眉微微向上挑起，眼睛里在閃耀著一種英俊、和善的光芒。老馬心想：“聽說廠里最近來了一批轉業的新工人。喔，對了，他也許是服裝業的，大概是個裁縫師傅也說不定……”

那中年人不象馬上就要走。反而在牙箱旁邊蹲下來，幫著老馬旋著牙箱上的螺絲。老馬起先倒有點顧慮，怕被這個新工人把活搞壞，後來看看那中年人，一會兒手脚倒很利落，也就放了心。干了一個多鐘頭，老馬就和中年人熟絡了，無拘無束地拉起話來：“新來的？”中年人含笑地“嗯”了一聲，露出一口潔白的牙齒。老馬听了，暗暗笑道：“怎麼樣？人老眼不花，我猜得一點不錯，准是個裁縫師傅！”

“哎，同志，你到咱們廠里來高興嗎？”老馬

逢到新来的工人，总是少不了这一句。随即递给中年人一支烟，中年人也就不客气地吸起来。

“高兴？哈哈，当組織上决定分配我到这儿来的时候，我簡直高兴得睡不着觉！”中年人显然非常兴奋。

“对啦，老朋友，你来的真是地方！你曉得咱厂造的啥东西嗎？发电的家伙！你看，那个大家伙就是造电纜用的……老朋友，将来多少农村要建立起水电站呵，都少不了咱們的产品！你来得正好，一句話，沒有錯！”老馬好象遇到了久别的故友，喋喋不休地說开了。

“老同志，党叫咱們来，还能錯！”中年人說着，使劲地擰了一下螺絲。老馬笑着頻頻点头，烟卷上的烟灰随着紛洒下来。

“朋友，你的那一行，可干了不少年了吧？”老馬关切地問道。

“哦，也不算短了！五年加六年，再加九年，整整二十年了！”中年人追忆着自己的工龄。这时，老馬发现对方臉上有着縱橫交錯的皺紋。

“二十年，多么漫长的岁月呵！这是一个道道地地的老裁縫！”老馬心里想。

“馬師傅！小王說，你等着要裝配的那一批齒輪已經銑好了，你去車吧！”一個离老馬丈把远的青年鉗工，用手搭了个喇叭喊着。

“哎呀，小徐，我手里的活放不下呀！請你叫一个輔助工替我車來吧！”老馬把扳頭向上揚了揚，大聲地回答道。小徐兩手一攤，高聲地說：“輔助工都忙得團團轉，抽不出來呀……”說着就急匆匆地走了。

老馬看看自己正在裝配的牙箱，不由為難起來。要是這時去車齒輪，就要耽誤裝配，可是齒輪也是等着要用的，真要命！

“我去吧！”中年人自告奮勇地說。

老馬一時拿不定主意，叫一個新工人去干輔助活，似乎有點不好意思。可是那中年人却不由分說地催問齒輪在啥地方？老馬拗他不過，只得給他指引起路來：“……出車間大門往左拐弯，看見路旁一垛煤渣子再向右拐弯，那座灰牆壁的車間就是……”

那中年人好象得到命令一樣，馬上拉起地上一部膠皮小車，向車間大門奔去。老馬望着他逐漸消失的影子，不禁滿意地捋起胡子來。

“老馬，你在看啥呀？”一只大手輕輕地搭在老馬的肩頭上。老馬回頭一看，原來是車間主任老楊。

“我在想，有一個非常好的裁縫師傅……”老馬顯然是隨便回答的。

“哈哈，好裁縫，想給你閨女作嫁衣嗎？”一向不善于開玩笑的老楊，居然眉開眼笑地逗起他來。

“你說到哪儿去啦……你還有這個老腦筋！”老馬笑着用扳頭點了老楊一下，仍舊彎下身子干起活來。

“哎，老馬，第三季度的裝配任務能不能提前十天？爭取向國慶獻禮！就說你那八模拉絲機牙箱吧……”老楊一邊說，一邊幫老馬擰起螺絲帽來。

“提前十天？”老馬皺了皺眉頭，感到沒有把握。

這時，從車間東首傳來了“叮叮當當”的敲擊聲，霎時响彻了整個車間。這是裝配鉗工在裝配筒體上二頭的“大法蘭盤”。

……老馬，關於這個，新來的忻廠長想了

解一下工人的意見，我看，下班鈴响后，你到厂长室來合計合計吧！”由于敲击声实在太响，老楊不得不用嘴貼近老馬的耳朵，大声地說。可是，听到老馬耳朵里的还是七折八扣，只剩下后面的几句。

“新来的？”

“是啊，今天早晨才到的！”

这时，那中年人拉着裝滿齒輪的胶皮小車，急呼呼走进車間。老楊一抬头就看到了他，馬上用肘子碰了下老馬說：“哎呀，說到曹操，曹操就到，这不就是新来的厂长嗎？”

老馬直起身子向四周看了看，臉上頓時升起一团疑云。

“就是那个拉車的！”老楊用手指着那中年人道。“到底是个老銅匠出身，你看，就是拉車子也是个內行的把式！”

老馬霎时象被拋在九里霧中，重重拉下帽子，思量起来：“老銅匠，老銅匠，这么說，他并不是轉業来的裁縫師傅！……怪不得我看他干起来不象是个外行的！”他一个轉身，对老楊說：“就說咱們八模拉絲机牙箱吧，我保証提前十天！”

冬 夜

当青年装配技工周浩华走出工厂大门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九点多了。

天，阴霾密布。凜冽的西北风在上海东郊的上空呼号着。电杆上的电线在呜呜作响；摇晃中的路灯发出昏黄的光芒。周浩华穿了一件旧的棉列宁装，反而没有显出一丝寒冷的感觉。借着一丝微弱的灯光，可以看清他那年青的而英俊的、古铜色的脸上表现出一种愤怒的、烦躁的神色，两只深邃的眼睛射出一种使人望而生畏的光芒。

前天被雨淋湿了的路上，这时已经结起了一层薄冰。在上面走着，简直象穿上一双溜冰鞋，滑得厉害。

“倒霉路！”周浩华好象找到了发泄自己烦躁的机会，狠狠地骂了一句。

这时，月亮才害羞地从云层里露出了半个脸，顺着泻下来的清涼的月光，可以看出一路上到处泛着晶瑩发亮的东西。周浩华无可奈何地只得放慢了脚步。可是当他想起今天工作中所碰到的一切时，心里仿佛燃起了一团火。

原来周浩华和他的小組同志装配好了复繞机，在試車时，机器先运转了两下，接着就逐漸緩慢下来，最后居然不动了。小組里的同志看到这种情形連忙上去关上了电門，才免于发生严重的机件事故。打开牙箱盖一看，发现牙齿盘軋在一起了，別的东西倒是好好的。这意外的故障，顿时使全小組的同志面面相覷起来。生产組长周浩华更是急得滿头大汗，眼看自己在一次跃进比武大会上提出的提前完成任务的保証，要受到說大不大說小不小的影响，不禁睜圓了眼睛对着机器发起楞来。

是什么原因呢？少了零件嗎？不，开始不是轉得挺順利嗎？是不是摩擦以后引起部件互相咬住呢？也不，加在机件上的滑潤油簡直可以照出人的臉来。那么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？

大家橫想豎想，直到鑄工車間中班下班鈴响过以后，心里还是沒有数。这当儿有一个青工提議把机器全部拆开来进行檢查，一下子，象打开了一只青蛙籬，大家七嘴八舌地爭論开了。

一个嘴唇上生着毛茸茸胡子的青工搶着說：“拆开来？說得好容易！装一台机器可不象做一碗酒酿圓子那么簡單！一拆一装，你說得花多少天？”

“那么，照你的意思，讓机器躺着睡大覺，笑話！說什么拆总比等着强！周浩华你說！”一个臉紅脖子粗的小伙子气势汹汹地說。把身子扭向周浩华。

正在对着机器思考的周浩华抬头看了大家一眼，众人焦急的眼光都集中在他的臉上。他明白了，大家正在等待他作最后的决定。每遇到大家为了某一件事爭論不下的时候，周浩华的話往往就成为最后的决定。在年龄上來說，周浩华也是一个青年小伙子，可是大家就这样不折不扣地信賴着他。这也許和周浩华平时办事的穩健作风有关吧！

当下，周浩华也考虑准备把机器拆开来。突

然一个念头閃了上来，不，不能呀，这不仅減低了机器的寿命，更重要的是影响了厂里的計劃，而且，多少天来工人的心血不就要白白泡湯了嗎？

“同志們，我不同意把机器拆开来，要知道，時間不允許我們这样做！我个人的意見是請大家再好好想一下，自己在装配时是不是有什么差錯？加工零件是不是有什么可疑之处？这样，针对机器的毛病来医治，我看受到的損失要少一些！你們看……”周浩华的語气越說越激昂，但很穩重。說罢，便扫視了大家一眼，好象在搜索着誰有不同意見的表情似的。可是他看到的是大家默不作声的点头。

問題就这样擱了下来。

月亮收起它的寒光重新縮到云头里，四周是灰蒙蒙的一片。一陣夹着灰沙的寒风刮过来，周浩华的身子情不自禁地哆嗦了一下，路旁的白楊树也在搖晃起来，发出嘶嘶的声音。

快到家时，周浩华才想起和自己在一個車間里干活的妻子，这时她是不是回来了呢？后

来看見窗子亮着，知道她已經回家了。

“嘭嘭！”一陣急促的敲門聲在夜空里响起来。正在縫补什么的妻子王德兰慌忙把門开了，她嗔怒道：“看你，早晨出去也不圍上条圍巾！”

周浩华用手搔了一下被風刮亂了的头发，淡淡地說：“我又不冷。”

王德兰听了，格格地笑道：“不冷，不冷，別打肿臉充胖子了，看你的臉都冻得发紫了，还說不冷！”

周浩华不自覺地用手摸了一下臉，感到自己的臉的确冷得跟冰一样，不由地也笑了起来。

“噯，德兰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沒有到我那儿来一趟？”在自己年青的妻子面前，周浩华的臉色显得愉快起来了。

“哼，真是貴人多忘事，我来的时候你还瞟了我一眼，連气都不吭一声，哈，看你們大家当时蹲在一块的那副神情，簡直跟小孩子斗蟋蟀一样！”王德兰忍不住又噗哧一笑。

笑声象一支鋒利的箭，不偏不斜地正好射在周浩华的心坎上，他的臉色頓時又显得忧郁起来。仿佛在春天里，剛才还是晴朗的天空，突

然被濃密的烏云遮盖了……他撇下王德兰，沒精打采地走到床前，直挺挺地倒在床上。这个突如其来的举动使王德兰吃了一惊，然而在跟他生活一年来的經驗中告訴她：丈夫正被一件煩躁的事情糾纏着。

“瞧你这个怪脾气，好端端的出了啥事啦？”王德兰走到床沿前带着关切的口吻說。周浩华随便回答了一句“没什么”，竭力避开妻子探求的目光。

“沒事就起来吃飯吧，裹在草窠里的飯还热着哩！”王德兰明明知道丈夫的話是騙她的，她也就順水推舟地說。

“吃过啦！”

“哪儿吃的？”

“唔，厂里吃的。唉，你老問吃飯干什么，我……”显然，周浩华被妻子繁瑣的問話弄的有点不耐煩了。

“浩华，你今天沒好声好气的，肚子里总有事，你不兴說給我听听嗎？”王德兰还是那么輕声輕气地問。随即在床沿上坐了下来。

“其实也沒有什么大事，今天試車，不知怎

么机器开不出，查了老半天，也还找不出一个毛病来！”周浩华的声音越說越輕，最后长长地叹了口气。

“是不是复繞机牙箱？”王德兰問得神色有点緊張。

“噢，你怎么知道的？”周浩华一骨碌地从床上坐起来，問道。

“我好象听你說起过。”王德兰急忙用話来搪塞过去，把臉朝向窗外，避开周浩华逼人的目光。周浩华霎时象一只泄了气的皮球，默默地又把身子倒在床上。

于是，房間里出現了一陣难堪的沉默。

窗外，工厂里迸发出来的电焊弧光閃爍着，划破了朦朧的深邃的夜空。尖厉的风声，在市郊的夜空呼嘯着……

王德兰蹑手蹑脚地走到窗前，两条修长的眉毛紧鎖在一起。站了一陣，在靠近窗口的椅子上坐了下来，重新拿起針綫活，想縫些什么，可是，她平时頂灵巧的手这时居然有点木然了。

剛才丈夫带回来的消息使她感到深深的不安，难道这次試車失败与她有着这样千絲万縷

的关联嗎？天下竟有这种巧事？可是事实毕竟，是事实。想到这里，她突然一震，手被針刺着了。她放下了針綫活，想起一桩事情来。

“我說小王啊，我說你看見張文娟小組給你們組的挑战書嗎？”工段长是个小胖子，迈着蹣跚的步子走过来問。

“別我說我說了，等你得知，外甥八岁，下战書那有不通名报姓的哩！”王德兰瞥了工段长一眼，带着嘲弄的口吻說。

“哦，这么說，我的腿短了。哈哈！我說你們……”工段长似乎沒有理会王德兰嘲弄的意思，还是面露笑容地說。

“我們怎么？短不了她們！告訴她們吧，咱們复繞机的軸保証提前五天完成！”王德兰有意地用眼瞟了一下放在車头上迎风飄动的紅旗，臉上浮起抑制不住的喜悅。

“啊，到底是穆桂英小組，好大的口气呀！不过得提醒你們，我說她們也不是好惹的！要不，人家也就不叫花木兰小組啦！”工段长有意霎了霎眼睛，把花木兰三个字的声音拉得特別

长而响。

“得啦，你也拿花木兰来吓唬我们！”王德兰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一听到花木兰三个字就显得不耐烦。然而，她肚子里明白，在社会主义红旗竞赛中。和她这组竞赛最激烈的就算那个组了。那个组的组长是满脸雀斑的张文娟，她是个能干的姑娘。

工段长姗姗地走了以后，王德兰把车子装上自动走刀，叮嘱学徒小沈看管，自己就带着分厘卡走到小组每个同志那边去检验起来。

每当她检验完一根轴，脸上总流露出一种无法遮盖的兴奋，浅浅的酒窝也显得分外美丽。

当她检验周素英的活儿时，她发觉有个姑娘站在她面前。王德兰没正眼去看她，然而那姑娘迟迟不走，倒使她有点惊异了。她于是抬起头来，一看是小组的小妹妹小兰。小兰的脸上充满着不安、惶恐、吃惊的神色，颤动着的薄嘴唇想说什么，可是没有说出来。

“小兰，你有什么事？”王德兰直起身子好奇地问。

“德兰姐……我……”小兰嗫嚅地说。两只